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

文化遺產檔案丛书

天津皇会



冯骥才 主编

蒲娇 唐娜 著

张礼敏 王晓岩 摄影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前身为京城紫云高跷，立会于乾隆五年。同乐高跷演绎的是水泊梁山英雄聚义的故事，有严格的技艺规范和传统唱词。武松、王英、石秀、顾大嫂、扈三娘、施恩、孙二娘、肖恩、王婆、郭哥、肖桂英、李逵、燕青、时迁十四位角色各形各色，让人惊叹，让人捧腹。同乐老会有绝活儿「拉骆驼」，演员层层相叠仍可前行，人称「活骆驼」。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 化 遗 产 档 案 丛 书

天津皇会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

冯驥才 主编

蒲妍 唐娜 著

张礼敏 王晓岩 摄影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前身为京城紫云高跷，立会于乾隆五年。同乐高跷演绎的是水泊梁山英雄聚义的故事，有严格的技艺规范和传统唱词。王英、石秀、顾大嫂、扈三娘、施恩、孙二娘、肖恩、王婆、郓哥、肖桂英、李逵、燕青、时迁十四位角色各形各色，让人惊叹，让人捧腹。同乐老会有绝活儿“拉骆驼”，演员层层相叠仍可前行，人称“活骆驼”。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蒲娇,唐娜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冯骥才主编)

ISBN 978-7-5328-8505-3

I. ①中… II. ①蒲… ②唐… III. ①风俗习惯—
史料—天津市 IV. ①K89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3099号

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

冯骥才 主编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6开本

印 张: 9.75印张

字 数: 12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8505-3

定 价: 6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本丛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
“现代社会转型期天津皇会的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冯骥才

副主任：向云驹 马知遥 郭 平
尚 洁 史 静（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知遥 王晓岩 冯骥才

冯 宽 史 静 向云驹

张礼敏 尚 洁 段新培

姚树贵 郭 平 唐 娜

耿 涵 蒲 娇 路 浩

蔡长奎

总序

文化存录的必要

冯骥才

在时代急骤转型时，一部分民间文化的消失在所难免。

这种消失，有的是物换星移与新旧交替之必然，有的则因为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无法再活下去；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一种在时代更迭和进程中的“正常死亡”。

当然还有一种“非正常死亡”：或由于利益驱动，自我割除；或由于浅薄无知，信手扬弃；或由于对致富的心情过于急切，草草处决了历史生命。故而，对于现存的活态民间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抓紧做的事：一是力保，一是存录下来。

存录，就是在一项民间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尚在活态时，抓紧对其进行全面的田野调查，同时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尽可能将其完整地、客观地、详实地记录与保存下来。存录的目的是把动态的、不确定的、分散存在的、保留在人们的记忆、行为或口头上的文化遗产，采集下来，进行科学整理，从而为该遗产建立一份永久性的档案。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使我们对自己的遗产有完整而清晰的认识，有了必备的文献性的依据；一方面在其不可挽留时，还备有一份历史存照，不致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这既是对遗产的科学态度，又是对历史创造应有的尊重，也是遗产学的工作之本。

十年来，存录的做法一直贯穿在我们文化遗产抢救的始终，如在中国木版年画、剪纸、唐卡、泥彩塑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存录和建档的工作。历史上，我们对民间文化多是成果或作品的采集。很少通过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民艺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角度，进行整

体的考察与田野记录，很少使用口述调查与音像记录等手段。这种方法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期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进行地毯式田野抢救时所采用的一种创造性的学术方法。在2009年举行的“田野的经验”国际会议上得到与会各国专家的公认和肯定。

十年来在全国各地已有很多学者与专家对某一专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时，也使用了这种方法。

这里则是对国家非遗的“皇会祭典”进行了如是的调查、整理和存录。

曾经兴盛于北方重镇天津、从属于妈祖祭典的皇会，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浓郁的历史情韵，严格的程序套路，高超的表演技艺与强烈的地域精神。我国民间花会遍布民间，呈现于各地庙会与民间节庆中，像天津皇会这种大规模的都市民俗尚不多见。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在当代都市大规模改造和居民动迁之后，这种民间结社性质的许多老会，依然“气在丹田”，凝聚不散，自行组织，自发活动，并没有被商业化，依然朴素地保持着民间文化的纯正性，为当今社会所罕见。表现了这一地域文化曾经扎根于民间之深之牢。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代强势的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它面临的黯淡的前景与日渐消解的现实。为此，为这一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建立科学的文化档案是我们必需承担的使命。

天津皇会始于清初，每年阳春三月海神妈祖诞辰吉日举行庆典，城郊各会齐聚天后宫，上街巡游，逞能献艺；一时城中万人空巷，会间百戏杂陈。极盛时期各类花会多至千余道。三百年以来，时代变迁，社会更迭，及至“文革”后百废待兴之时，尚存近半；然而，它所经历的最大的挫折应是近三十年的现代化冲击，致使当下仅存的老会不及百道。对其进行调查、整理、研究、存录及保护，给予主动和积极的学术支撑，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故此，我院一边将“现代社会转型期天津皇会

的研究”作为重点科研课题（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研究项目）；一边对重点老会开展调查，逐一建立档案。本书便是该档案的文字与图片部分。

此次为皇会立档，一要做史料考证，二要做田野调查。前者求实，后者求真。对每道皇会都涉及其历史沿革、重要人物、技艺特征、音乐曲谱、器物种类、文献遗存、会规会约、传承谱系等等，这些历史上都鲜有记录。调查与印证之难自不必书，存录的价值与意义自在其中。应该说对这一历经数百年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其濒危之际，将其完整又详实地存录下来，亦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性的贡献。

我很高兴，这项工作已被我院一些年轻的师生承担起来了。由于他们此前完成了“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我相信这一套天津皇会档案能达到应有的文化质量与价值。

文化的存录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记忆，是积累，是面对过去、更是面对未来必须做好做细做扎实的事情。

是为记焉。

2013年5月31日

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目录

第一章 源起、沿革与文化空间

一、缘起、沿革与文化空间/001

二、老会起源、发展与变迁/005

三、信仰空间/017

四、历史传说/021

第二章 制度民俗

一、入会与选角/023

二、学艺/028

三、立会、办会/034

四、出会/040

五、会与会的交往/048

六、会中三拨人/054

七、会与民商的关系/058

第三章 程式与技艺

一、角色/065

二、表演程式/069

三、伴奏与唱词/079

四、动作与技巧/090

第四章 服饰与道具

一、执事与表演器具/098

二、化妆/108

三、服装/111

第五章 传承现状/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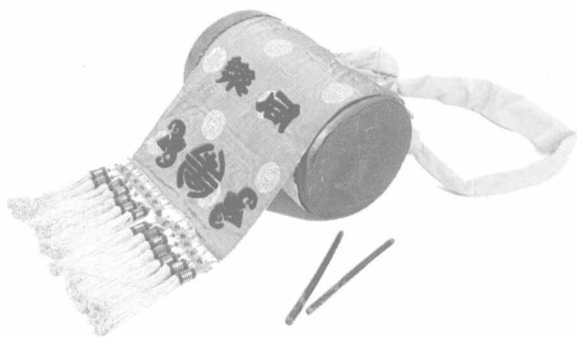
第六章 传承人口述

会头李凤龄口述史/126

附录一：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部分会员名单/137

附录二：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相关方言称谓/140

后记/142



第一章

源起、沿革与文化空间

一、缘起、沿革与文化空间

1. 社区历史文化概况

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天津正式筑城，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有确切建城时间记录的城市。由于边防军事的需要和政治中心转移至北京，致使官府朝臣日益增多，粮食需求不断增加。随着水运的发达、货物的丰富、贸易的兴盛，天津本地人口大幅增加，并吸引着其他地区的民众与商人迁徙于此。至迟到明中叶，天津已和运河南端的杭州并驾齐驱，成为运河北段的新兴商业城市及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与之相匹配的是，天津集市和商业区规模的日渐扩大，在三岔河沿岸的天后宫附近和北门外的沿河地区逐渐形成城市重要的商业中心。

老城厢是天津旧城所在地，在悠久历史长河中凝结成了天津人的一种情结。600多年过去了，老城厢历尽风雨沧桑，见证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和变迁。民间有这样一首民谣，讲述着老城厢的历史和格局：“明鼓楼，建城中，东西南北四门通；东门里，有文庙，两边行走是箭道；西门里，设中营，镇台公署有总兵；南门里，明大庙，涌泉寺内泉水冒；北门里，三仓廩，镇仓护饷关帝庙。”鼓楼，是在高的建筑物上置鼓，夜间按时击鼓作为更时，可以司晨昏。唐朝的制度，鼓楼必须建在城的中央，可以使四方听到更鼓的声音。明代天津设卫仍按唐制，在城中央

建鼓楼，楼底设四通券门，可直通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楼上高悬铁钟。每晨五时左右钟响五十四声，驻军以炮相应，开启城门。入夜二十一时左右钟响，炮声随应五十四声，关闭城门。接连再起的是打更的梆声，使驻军及民众时刻戒备严守卫城。¹鼓楼易钟虽名不副实，唯钟声远传十数里，也起到更鼓的作用了。有楹联可证：“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这“西门里，设中营”，正是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的会名渊源。明、清两代高级武官管理军务的衙署，始终设在城中部北侧，地址在镇署大墙胡同以东，明称“镇守天津总兵官署”，清称“天津镇总兵官公署”。民间称“镇台衙门”或“镇署”。清咸丰年间又在镇署以西设城守营总营及



鼓楼是老城厢的中心

1. 详见《南开区志》，天津市南开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左、右营，设神机营（神机库）储备军械武器。总营位于中部，故称中营。老城厢以衙署或屯兵址得名的胡同还有探访局胡同、府署西箭道、右营东箭道、中营前箭道、中营西箭道、户部街、城守营后等。

今中营小学利用原旧卫营地建校，建校时曾出土铁炮五尊，弹丸百余，确为遗址无误。这所于1906年建成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学校，也是天津最早的官办模范小学，百年来与中营后同乐高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营小学在地理位置上是老会会员分布的中心，同乐老会的成员大都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而老会的传艺、操练也常利用校舍的墙壁和操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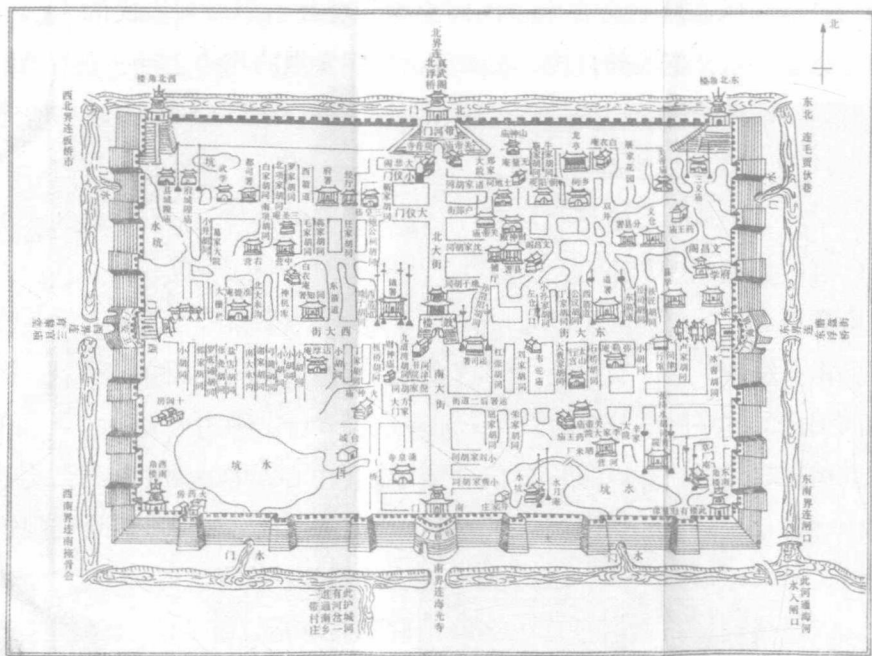
包括同乐高跷老会在内，民间会组织曾经给老城厢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欢乐。据民间口传，在天津会组织发展的鼎盛之时——清代康熙时期，此地的民间会组织曾达二十余种、一百多道，有龙灯会、狮子舞、法鼓、高跷、中幡、挎鼓、门幡、单伞秧歌、宝鼎、接香会、杠箱、旱船、小车会等。然而，史籍记载的相关资料却十分有限，据《南开区志》记载：1978年后，一些传统老会重整旗鼓，恢复活动。其中有东南角街道的“混元盒高跷老会”、“全龄京秧歌会”，西北角街道的“同乐高跷会”、“卫龄高跷会”，西南角街道的“民乐高跷会”，南门西街道的“乐胜高跷会”、“云乐高跷会”、“四杰村高跷会”，西门南街道的“云胜高跷会”等等。¹作为文化中心，老城厢中的花会比较集中，并且本地居民引以为豪地认为，城里的会比城外的会更讲究规矩做派，由于有大买卖家的支持，城内花会的服装和执事也更加讲究。

而老城厢一带在蒙受1900年八国联军破坏后，1912年又遭“壬子兵变”劫难。老城厢的富商贵族竞相逃往租界，以求平安。自此，老城厢的辉煌成为过去，逐渐衰落。至20世纪50年代，老城厢中营一带的百姓主要靠小买卖和做工匠为生，卖菜、卖鱼、摊煎饼果子、泥瓦匠、棚

1. 详见《南开区志》，天津市南开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匠、电工、木工、油漆匠等五行八作都有。同乐老会最后一任会头李凤龄原是瓦匠，回忆当年一起出去做活的，常常都是会里的人。

2001年9月，鼓楼重建竣工并作为天津“危改”纪念馆。2002年9月鼓楼商业街东街、北街、南街建成开街。2003年6月至10月，老城厢整体拆迁工作完成。《津门保甲图说》所绘的城里近百条胡同，积淀了天津老城的历史、文化、民俗、典故，随着老城改造，这些地名在天津市的版图上永远消失，老城成为永恒的记忆。



图二

清代天津城内图（摘自《津门保甲图说》）

二、老会起源、发展与变迁

1. 老会的起源

同乐高跷的前身是老紫云高跷，相传“老紫云”来自京城皇宫，表演者都是十多岁的童子，曾参加过两次皇会。从前，中营一带曾有紫云高跷、紫云法鼓、紫云中幡、紫云挎鼓、紫云狮子多道老会。紫云高跷由于会内人员意见不合，逐渐解散。



同乐老会20世纪60年代合影，为会中“文革”后唯一留存下的老照片

后老紫云成员各自组会，分别成立了全龄、同乐、乐胜三道高跷会，最先成立的是西门内全龄京秧歌会，由十个角色组成，表演故事是《混城》。而后，相传乐胜、同乐于乾隆四年（1739）和乾隆五年（1740）先后成立。据说在信兴堂公所板桥胡同里，老乐胜的一位当家老太太，与中营忠恕堂当家的“乐二奶奶”一起打坐时，念叨高跷败了可惜，决定扶持起来。于是组织人练习，请老乐胜过来传艺，乾隆四年成立了板桥胡同信兴堂公所乐胜高跷会，表演《三打祝家庄》。乾隆五年，由紫云高跷老人郝洪年组织，乐胜高跷前来传艺，建立“中营后同乐老高跷会”后改为“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之后又传了“兴乐”、“安乐”、“云乐”等多道以“乐”字为名的高跷会，高跷会中有“乐意安然”的说法，都愿意取“乐意安然”中的一字为名。

谈起紫云，谈起皇会，这样一段故事在同乐常被不少人提起。在皇



中营后同乐高跷老会会帖及帖盒

会举行期间，各道老会在天后宫附近有临时搭棚设的下处，插有各会的会旗，做设摆及休息之用。因为高跷会间常有纠纷，为避免事端，某次皇会不设高跷的会道，不设高跷的下处。传说因为紫云法鼓、紫云中幡、紫云

狮子、紫云挎鼓，跟同乐关系紧密，同属老紫云，彼此相邻近，关系融洽，表示如果没有同乐的下处，他们也不参加。于是，同乐在当年的皇会期间跟众会一起在宫北大街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地，方便会与会之间的换帖与交往。虽然这次皇会的会道表演，中营后高跷并没有参加，但却是当年唯一一道有“下处”的高跷会。这种会与会之间的守望相助，是老会最为讲究的义气使然。

2. 时代变迁

同乐老会比较鼎盛的时期，约在清末民初。老会引以为豪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设摆。当时大的活动都需请棚匠搭棚，此次设摆不但有棚匠的参与，并有水会的“机子”随时待命，防止火灾。这样的水会属公益性质，也为所服务的活动提气露脸。这次设摆，支灶设饭，招待前来拜会的各类花会，由于下帖邀请的老会众多，花销也颇高。来者包括在高跷界中颇有威望的东码头百善老会，老会到来时从老城西门进入，浩荡的行会队伍一半在门里，一半在门外，表演队伍周围会员手执手旗和角质灯间隔排列，更壮大了老会的气势，见到的人过目难忘，口口相传。另有一次，被张宗昌任命为直隶省军务督办的褚玉璞为母亲祝寿，

玉璞、玉凤(音)兄弟俩请了同乐老会出会庆祝。老会在表演时使出了看家本领，表演了会中的绝活儿——架骆驼。当时金刚花园是直隶省督军府，正值冬日里，海河水面早已结冰，同乐老前辈架着骆驼踩着冰过河直奔督军府。这次冰上行会表演，最后博得老太太和褚氏兄弟大悦，赏赐给了老会二百大洋。

老会的起伏兴衰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同其他许多老会一样，同乐老会从立会之日，时有中断，起起伏伏，一路磕磕绊绊走来。有次同乐老会设摆因耗资太高，赔账过多，只好把服装典当还账。由于当铺不收腿子和高凳，只当了服装和头面。但是老会无力赎回，就此停歇了若干年。虽然东西不在，但是地界儿和人还在，此后，油漆匠老王二（名字不详）重新立会，虽然没有雄厚的财力，靠组织大家集资，再加上来自安家大楼的资助，还是重又把会给拢起来了。

20世纪40年代末期天津“闹枪子儿”，老会也中断了一段时间，行话称“扣锣”。可会里器具均在，50年代初期，同乐重新培养一批新人，老会很快重又恢复，这是花会活动又一个小高潮。无论民间的自娱还是政府的庆典，各会出会及互相来往频繁，大家玩儿会的热情十分高涨。那个时期的天津几乎村村有会、街街有会，据会中老人李凤龄回忆，当时仅中营附近有所交往的会就有西南角全龄京秧歌老会、西南角民乐高跷老会、小马路兴乐高跷老会、达摩庵单伞老会、平安



同乐老会老相册